



月魄在天

YUE PO
ZAI TIAN

蓝色狮

著

蓝色狮倾情力作

晋江原创网大神级作者蓝色狮重磅推出古装纸上电影

繁华却又阴谋不断的京城 尘封而又无法遗忘的案件 惊心动魄的寻求真相之路

两心相惜守护爱人的柔情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晋江原创网大神级作者蓝色狮
重磅推出古装纸上电影



蓝色狮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魄在天 / 蓝色狮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594-1250-8

I. ①月… II. ①蓝…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2192号

书 名 月魄在天
作 者 蓝色狮
出 品 人 柯久明 吴 铭
选 题 策 划 郑心心
责 任 编 辑 姚 丽
特 约 监 制 郑心心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70×980毫米 1/16
字 数 230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1250-8
定 价 3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楔 子..... 001

第一章 得知身世..... 003

第二章 开封府衙..... 009

第三章 初次相遇..... 013

第四章 同病相怜..... 018

第五章 暗夜同行..... 023

第六章 荒野孤坟..... 028

第七章 午门之上..... 033

第八章 汾水风尽..... 037

第九章 笛声悠扬..... 041

第十章 糖炒栗子..... 046

第十一章 我叫阿猫..... 051

第十二章 顺德满贯..... 056

第十三章	酒忆都督.....	060
第十四章	衣襟翻飞.....	064
第十五章	他是舅舅.....	068
第十六章	清瘦如竹.....	072
第十七章	乍见师父.....	077
第十八章	说来话长.....	081
第十九章	夜改锦袍.....	085
第二十章	素手芊芊.....	089
第二十一章	说者无意.....	093
第二十二章	癫狂之人.....	098
第二十三章	香甜糖糕.....	102
第二十四章	酒曰醉君.....	107
第二十五章	春风一笑.....	112
第二十六章	它叫小玉.....	116
第二十七章	雪花漫天.....	121
第二十八章	刀光凛冽.....	126
第二十九章	携猫同行.....	130
第三十章	唐氏兄妹.....	135
第三十一章	祁大小姐.....	140
第三十二章	司马公子.....	144
第三十三章	往事如烟.....	148
第三十四章	山庄浮生.....	152
第三十五章	嫁与不嫁.....	157
第三十六章	稚子前仇.....	161

第三十七章	恩怨难解	165
第三十八章	司马副将	169
第三十九章	两难之地	173
第四十章	无奈结义	177
第四十一章	落玉可惜	181
第四十二章	暖阁酒香	186
第四十三章	惊才绝艳	190
第四十四章	风起难眠	194
第四十五章	切磋枪术	199
第四十六章	头痛复发	203
第四十七章	金针刺穴	207
第四十八章	金针刺穴（下）	211
第四十九章	烛光温暖	214
第五十章	山雨欲来	218
第五十一章	知否问否	222
第五十二章	小鹅卵石	226
第五十三章	泪如泉涌	231
第五十四章	自此天涯	235
第五十五章	书生呆子	240
第五十六章	绣纹犹在	245
第五十七章	双姊难缠	250
第五十八章	竹林寻猫	254
第五十九章	花开堪折	258
第六十章	才子佳人	262

第六十一章	托付终身.....	267
第六十二章	心跳如鼓.....	271
第六十三章	结发成双.....	276
第六十四章	相伴相随.....	281
第六十五章	老树寒鸦.....	285
第六十六章	捕快卫朴.....	288
第六十七章	荒山破庙（上）.....	291
第六十八章	荒山破庙（下）.....	294
第六十九章	何处江湖.....	297
第七十章	故人重逢.....	300
第七十一章	一语惊人.....	303
第七十二章	深夜密谈.....	306
第七十三章	人生自古.....	309
尾声.....		312

楔子

京城梁门，午时二刻。

低低的云层压下来，闪电打得让人眼花，一阵阵闷雷不让人喘息地压着头顶滚过。监斩官坐立不安地看看天色，又看看路的拐角，等着那辆早就该到达午门的囚车。

在一串闷雷之后，紧跟着一个响雷，那雷声仿佛是自人心底炸开般地令人不适，监斩官不禁瑟缩了下，而早已围在梁门的百姓则起了一阵骚动……

“来了！来了！”有人在高呼。

人群随着呼声挪动着，喧哗着，盖过了驶出拐角的囚车吱吱呀呀碾过石板路的动静。囚车里的人披头散发，满身血污，显是动过大刑之人。

“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这个卖国贼！”

百姓们群情汹激奋，无数的石块、砖瓦朝囚车中人飞去。四周黑压压的人群像乌云一般让人窒息，押送的官差自顾不暇，径自躲到前面，催促着囚车快快前行。

因隔着木栅栏，十之七八的石块、砖瓦都落了空，却仍有击在囚车中人身上的，只是那人虽然满身是伤，却不哼不吭，全无感觉一般。

百姓中不枉有能人者，拾得尖锐石块，照准了那人露在囚车顶的头部掷去，正中额角，鲜红的血唰一下流出来，顿时有旁人大声欢呼叫好。

血直淌下来，漫过唇边，带着淡淡的腥气。

那人此时方才动了动，原本低垂的头慢慢抬了起来，血污散发之后，双目尚闭，那张脸竟是俊逸异常，散发着摄人心魄的美，围观之人无不愣住。

他缓缓睁开双目，仰望着天空，眼神淡然恬静，如午后小睡初醒，周遭的喧哗恍若未闻。

“萧逸，你还我儿子命来！”一妇人扑上囚车，手中竟然持了把尖刀，直刺向他。可惜木栅栏阻隔，刀只能刺到他的腿，刺不到要害，妇人只觉得不解恨，复拔出来，一刀一刀地狠命戳他腿，血流如注，直淌到地上。

随着疼痛，眼角微微抽搐了下，他方才低头看了眼那妇人，目中并无恨意，倒

有几分听天由命的无可奈何。

“大婶，你戳的那条腿已经断了。”他道，声音柔和得简直让人疑心他是在好意地提醒。

妇人呆滞片刻，随即挥刀捅向他的另一条腿。

那一瞬，他的唇角微微抽搐了下，叫人分辨不清他究竟是在微笑，还是因为腿上的疼痛而抽搐。

前面的官差生怕行刑前就弄出人命，不得已上来拉扯妇人，口中不耐地劝解她：“待会就腰斩，比您这刀子解恨，您就安分等着看吧。”

“我要他碎尸万段！”妇人凄绝道。

“成、成……腰斩完了，您想怎么着都成，现在您赶紧先下来，别误了行刑的时辰。”

官差连拉带拽地把妇人自囚车上扯了下来，尖刀却未拔下，仍旧插在他的腿上。

他低头，看着那柄刀，似笑非笑，似嘲非嘲。

头顶苍穹，被如雪的电光划得四分五裂！

雷声阵阵，仿若一把无形的鼓槌在天地中狂怒地击打着！

第一章 得知身世

“师父，为什么我没有爹娘，只有师父？”稚气的三岁小娃娃仰头问。

“因为我们家辰儿是天上的大鸟送来的。”

“大鸟？”

“是啊，大鸟飞啊飞啊，飞到师父头上的时候就嘎嘎叫了两声，下了个蛋落到师父怀里。师父剥开蛋一看，你就坐在蛋里头笑。”

五岁的小男孩在掏了无数鸟蛋之后回来了：“师父，蛋里面只有黄，没有小娃娃。师父你骗人。”

“……是师父记错了，其实是师父路过昆仑山时，山顶的树上结了个大果子，果子正好掉到师父怀里，师父剥开来一看，你就坐在果子里头笑。”

“昆仑山？很远吗？”

“很远很远。”

七岁，男孩的眼睛因为中毒而疼得火烧火燎，睡不着觉，是师父整夜背着他来回回地走。

“师父，我爹娘是不是不要我了？”他伏在背上，低低地问。

“当然不是。”

“那我这么难受，他们为什么都不来看我？”

“……他们很想来，可他们和师父约好，一定要等到辰儿弱冠之年。”

“弱冠之年？”男孩算了一下，“还要十三年。”

“是啊，十三年很快就会过去了。”尾音带着微不可闻地叹息。

十三年后，青山隐隐，绿水迢迢。

带着淡淡水气的夜风自身旁掠过，撩起青衫一角，几许翩然，萧辰靠在竹栏旁，流水在他脚下淙淙作响。

尽管双目失明，可他仍“看”着夜空，大火、苍龙七宿之一的心宿自中天缓缓西降。自小他就记得分明，七月流火之时，便是他的生辰将至之时。

而今日，已是他的二十岁生日。

自他们都大了之后，师父闲云野鹤的本性越发按捺不住，自三个月前出门云游，至今未回。萧辰没指望师父还会记得自己生辰，就算他记得，也不指望他会赶回来。

等了十三年，今时今日的他早已不再是那个渴盼着父母的孩子。他早已明白，他的父母大概与其他师兄妹的一样，早就亡故了。

可他的父母究竟是谁？他们的坟又在何处？

径自出神，忽听见屋内煮茶的小风炉噗噗作响……

他微皱起眉，刚想唤“小七”，随即想起七师妹莫研已去了开封，而此时家中无人，一切琐碎事情都得他自己打理。

他只得转身朝屋内走去……为了迁就他，大到桌椅，小到油灯，都是在固定位置上，绝对不会有任何挪动。家中各种事物的方位自小就熟记于心，自自然然抬脚就走，离六乾五，停下脚步的地方身侧便是小风炉。

他将煮好的茶倒了一杯，端在手上，轻轻吹了吹，茶香扑鼻而来，在这初秋的夜晚里，这香气沁人心脾，越发显得温暖非常。

欲饮之际，突然听见外间传来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说来也奇，那鸟竟然毫不怕人，扑扇着竟然就直冲进屋子里来，在他手边的茶几上落下来，咕噜咕噜直叫。

“说了多少次，让你停在外面的栏杆上就好，每次都飞到屋子里，弄得一屋子臭味。”萧辰口中叱着，手还是探到茶几下面小隔层里，抓了把小米出来。

还未等他放下小米，那鸽子已经迫不及待地探头过来，在他手心上一啄一啄地吃了起来。

尽管被鸽子身上的味道熏得直皱眉，萧辰还是耐着性子等鸽子吃完手中小米，这才把鸽子抱起来，解下它脚上系着的小竹筒，从竹筒中抽出两张卷起的信笺。

舒展开来，手在信纸上拂过，墨迹微凸，第一张信笺上只有寥寥几语：二哥，小七出门了吗？我在京城等了半个月，怎么还没见着她？

落款是五师弟李栩。

第二张信笺略要长些：

“辰儿吾徒，见字如面。”——是师父，萧辰怔了一下，师父可从未有写信的习惯，手忙顺着笔迹往下抚去。

“你已到弱冠之年，我便可将你的身世告知于你。你并非是我捡来的，而是你母亲在临终之前将你托付与我……”

——是关于自己的身世，不知怎么的，萧辰的手微微发着抖，下面的字怎么也摸不出来。十三年，终于过去了，这件事沉甸甸地放在他心中十三年。这十三年间，他再也未曾问过。终于等到了师父愿意告诉他的时候了，他深吸了好几口气，强制自己镇定下来，才又将手放回信笺上。

“……你父亲萧逸，本是镇守顺德的都督，二十年前因通敌叛国罪问斩。你母亲当时身怀六甲，连夜被送出顺德，路上又遇上追兵，被我救下。你母亲身受重伤，在黎明时产下你，而后断气，事出仓促，为师至今不知她姓名。如今你已到弱冠之年，为师方可和盘托出，其中缘由，我想你自会明白。”

师父说他会明白。

是的，他当然明白，因为他也曾经听说过萧逸。

关于此人，萧辰几乎没有听过一句让人称道的话，除了他不得不被人承认的出色容姿。可即使是这样，却还是因此给他冠上了妖媚朝堂的名号。

一个拥有绝色倾城容貌的男人，却有着最差的名声，妖媚朝堂，纵情声色，通敌卖国，而后被当市腰斩——想起以前听说过的那些话，萧辰有些茫然，缓缓将信纸折起，静静地在椅子上坐了很久许久。

吃完小米的鸽子甚渴，遂就着他手边的茶，一小口一小口地啄饮着，不时偏头瞧瞧他，咕啾咕啾……

以前他也曾想过自己的父母会是什么样子，也许是逃荒路上的穷苦人，因为太穷，因为实在养活不起，又或者因为不小心，把自己丢弃在了路边。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身世竟是会是这样——

萧逸，这是他一直以来所不齿之人。

而这个人，竟然就是他的爹爹。

恶名昭著，又因通敌卖国被腰斩的父亲。

因逃走而难产至死的母亲，连姓名都不知晓。

这晚躺在床上，从前曾经听闻的片段反反复复出现在萧辰脑中，思绪繁杂，一夜无眠。

姑苏，夜凉如水。

织造府里的绣楼之中，一位看上去十七八岁的姑娘还在绣架前埋头刺绣。

旁边的丫鬟生怕打扰到她，悄无声息地修剪烛花，让灯火更加明亮些，然后再悄无声息地退到了一旁候着。

远远地听见外面打了二更天的梆子，刺绣的姑娘直起腰来，望着绣架上已完成大半的百鸟朝凤，悠悠地长舒口气……

丫鬟此时方才上前微笑着劝道：“小姐，好歇下了。距离成亲之日还有些时日，定是来得及，您不必这般着急，当心身子才是。”

她眼前这位小姐便是姑苏织造白宝震的女儿白盈玉，年初与洛阳司马家的司马岱公子定了亲，腊月过门，眼下她正是在绣自己的嫁妆。

白盈玉轻捏了捏自己的眉心，也觉得双目酸涩，含笑道：“我是想着早点绣好，

安心些……爹爹去了京城，也不知何时才回来？”

“老爷说要在京城置办些东西，作为小姐的陪嫁，大概还得耽搁些时日。”

白盈玉微叹口气，心下却隐隐有些不安。

丫鬟正想问她饿不饿，要不要吃些点心，却乍然听见外间有人疾步过来，两人顿时都吃了一惊。

来者是府内的管事，面色惨白得有些吓人，盯着白盈玉，嘴唇嚅动了半晌，也没说出话来……

“出什么事了么？”白盈玉手握着手帕，紧紧按住心口，轻声问道。

“小姐，老爷、老爷他……”

“怎么了？快说！”

“方才京城里来人送来急信，说咱家老爷他、他被人杀了。”

白盈玉一个踉跄，仓皇中扶在绣架上，绣架倾倒，烛泪滴落其上，点点滴滴，殷红如血。

次日清晨，萧辰收拾了几件家常穿的衣袍，走过小桥，往下山的路走去。

身后竹林深处，一人立在竹梢之上，风过，身形随竹摆动，目光却紧紧地系在萧辰的身上。

叹息，随风而散。

萧辰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他只是不想待在家里，需要出去走一走。

李栩说莫研还未到京城，虽然知道莫研聪明伶俐，但毕竟是姑娘家，他还是有些担心，遂决定还是朝京城方向去，权当是去找莫研。

到了山下镇上，雇了马车，便一路往北而行，沿途询问。说来也巧，在一家客栈打尖时遇到了陷空岛五鼠之一的彻地鼠韩彰，韩彰亦是想找小七，两人便一路同行。行至江宁时，总算遇见了小七莫研，却又得知小五李栩被官府诬陷，深陷牢中，而小七竟然入了公门，随展昭一同办理此案。

此案说来甚是复杂：包拯正在调查江南贪墨案，查出姑苏织造白宝震贪污巨额银两，并且与朝廷重臣三司使张尧佐有所勾结。正在此时，白宝震被人杀死在京城之中，身旁财宝却在小五李栩房间发现。包拯虽将李栩关入牢中，但怀疑他是被人栽赃诬陷，真正的凶手应是张尧佐为了杀人灭口而指使。故而派小七莫研与展昭同往江南，找出白宝震与张尧佐勾结的证据。

萧辰本就对官府中人十分厌恶，加上身世之事，更是深恶痛绝，此时听说莫研当了捕快，不由得心中不快。

“小七，明日和我回开封去。”回客栈房间休息前，也不管展昭和韩彰皆在场，他朝莫研道。

“二哥哥？”莫研咬咬嘴唇，“……我还得去姑苏。”

闻言，他有些恼怒，莫研打小就听他的话，不想才出门几日就变了：“你连我的话也不听了？”

莫研忙道：“不是，只是姑苏不能不去。”

“他们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你和这些官府中人何时变得这么亲近了？”他愈加不耐烦起来，加重了语气，“回开封后就把那破牌子还给开封府。我们对那些人避而远之都唯恐不及，你还往里掺和。”

“二哥哥！”莫研也很是为难，顿了半晌，道：“我……待五哥哥的事情解决之后，我自然会辞了这份差事。”

“李栩的事我们可以自己再想办法。官官相护的事情我们看得还少了么，你现下帮着他们，难道就不怕是被人利用，为虎作伥？”他怒道。

“二哥哥……”

旁边的展昭见莫研一脸为难的模样，上前温和道：“萧大侠，此事恐怕您有所误会……”

“展大人，这是我们师兄妹之间的事情，请你不要插手！”

萧辰还未开口，莫研已抢先打断展昭的话，一面推着萧辰进房间，砰的一声关上房门，讨好地拉着萧辰在椅子上坐下。

“二哥哥，刚才的菜你肯定嫌油腻吧，我倒杯茶给你……”

“你坐下。”他冷着声音。

莫研立时乖乖坐下。

“明天和我回开封去。”他复道。

“二哥哥，不是我不想和你回去，可五哥哥的案子，确实得去姑苏才能办妥。”

“这话，是谁告诉你的？”

“是开封府的包大人说的。”

“他说你就信？！”

萧辰可不管包拯有何青天之称，只觉得会把李栩安上杀人罪名而下狱，那包拯实在也算不上是什么青天了。自古便是官官相护，可叹这包拯竟也不能免俗。

“……我……我信。”莫研结结巴巴地，眼看着萧辰眉头拢紧，连忙补充道，“因为他和我谈过此案，说得有理有据。”

说来说去还是因为她相信他们，萧辰寒着脸，心中郁郁。因双目不便，他本身性格便极为孤僻，加上心中有事，但此时却不便对莫研尽说，干脆不说话，弄得莫研直看他脸色。

良久，他才漠然道：“既然你相信他们，那就由得你了。”

“二哥哥，”莫研小心翼翼道，“那你随我们一起去姑苏好不好？”

萧辰冷冷哼了一声，没回答，简短道：“我要休息，你出去。”

“哦。”

莫研误以为他答应，轻手轻脚地自外头替他关好门，心中欢喜离去。而屋内的萧辰打开包袱，换下行了一日的衣袍，取了干净的换上，才躺到床上歇了歇。

夜里梆子刚过三声，他便复起身，取了包袱，凭着记忆转到后院牵了马匹，自行往开封而去。莫研涉世未深，听这些当官的人扯几句也就信了，小五此事终究关系生死，他还是得上京去。

至于小七，就让她跟着展昭，当真拿到账册，也能防着展昭在其中做手脚。

第二章 开封府衙

一路进了开封，毕竟是繁华京城，耳边充斥着各种各样繁杂琐碎的声音，弄得他不堪其扰，问了几次路，好不容易才寻到了开封衙门，正门紧闭，唯有两名衙役守着。

看见萧辰神情冷凝地迈步上台阶，原本都拄着刑杖打盹的衙役立时打起精神，目光有些戒备地盯着他。

“你……”

上前问话的衙役话未说完，萧辰已淡淡开口：“鼓在哪里？”

“这么大的鼓在跟前，你看不见啊！”衙役奇怪地嚷嚷道。

萧辰面无表情，不愠不怒，声音死水般安静：“我是瞎子。”

“……”

衙役细瞅了下他的眼睛，顿了一会儿才讪讪道：“来来来，在这边。”衙役本想拉着他过去，手刚碰到他衣袖，萧辰便侧身微闪：“是右边么？”

衙役一番好意，没想到他毫不领情，没好气道：“嗯。”

萧辰自己往右走了几步，伸手向前，正好摸到鼓面，再往旁边一探，摸到鼓槌，当下毫不迟疑，抡槌就击。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鼓声震天，街面上的人纷纷拢过来，直引了一堆人围在衙门口看。

守门的另一名衙役见他击鼓，已飞身进去通报，不消一会儿，开封衙门的大门被打开，萧辰这才停下了鼓槌。

“你，可是有冤要诉？”出来的人声音沉厚洪亮，正是马汉。

“不错。”

“是何冤情？”

“我师弟李栩被人诬陷，现就关在你开封大牢之中，这便是天大的冤情。”

马汉愣了一下：“你是李栩的什么人？”

“我是他二哥。”

“那有位莫研莫姑娘你可认得？”

“她是我小师妹。”

刚走了个莫研，现在又来一个，居然还当街击鼓鸣冤，这家子还真都不是省油的灯。马汉心中想着，朝萧辰无奈道：“你先随我进来吧。”此时，方才的衙役附到

他耳边低低说了句什么，马汉略有些吃惊地看了看萧辰双目，又添了句：“这边有门槛，你当心啊。”

他引着萧辰进了开封府衙，先挥手让一帮急匆匆赶来本以为要升堂的衙役们散了，然后带着萧辰往后面去，路上每处台阶他都很好地停下来提醒萧辰，一直带到小侧厅让萧辰先歇着，他则去通报包拯。

等了半晌，才又听见马汉过来，唤他道：“包大人要见你，你随我来吧。”

他随着马汉曲折而行，脚下踩的从青石板变成了鹅卵石铺成的凹凸小路，一进府便闻到的桂花香也渐渐浓郁起来，隐隐还混杂着墨香……

马汉脚步停住，恭敬的声音：“大人，人带来了。”

“让他进来吧。”声音低沉，略带些许疲惫。

萧辰举步入内，朝着声音的方向拱手施礼：“草民萧辰，见过包大人。”

包拯也打量了下他，方才已听马汉说过他双目失明，眼下见到他，清瘦俊逸，眉宇神态间冷然自若，并无丝毫盲人固有的局促。

“萧公子坐。”包拯道，又补上一句，“椅子在你左边两步。”

“多谢。”

萧辰也不客套，更不推辞，转身落座，直截了当道：“此番，草民是为了师弟李栩一事而来。”

包拯微笑道：“看来，你们师兄妹之间的感情真的很好。”

“李栩是冤枉的。”萧辰不接茬，显然不愿把时间浪费在废话上。

“这需要拿到证据来证明他的清白。”包拯道，“他身边有赃物，且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眼下的情形对他很不利。”

这些事情，萧辰之前便已经听莫研说过，此时淡淡道：“眼下人就关在开封大牢之中，包大人不妨直说，如何才能放人？我等便是去筹集银两，也需要时日。”

包拯一怔，不由失笑，摇头叹道：“莫非，你以为老夫将李栩关在牢中，就是为了等着你们供上银钱？”

“包大人，你素有青天之誉，难道就看不出李栩是被诬陷的？”萧辰冷然反问他，“死者死于胸口致命一剑，可我师弟从不用剑，大人又怎能仅凭一堆赃物而定他的罪。”

包拯暗叹口气，幸而先见识过莫研，对于萧辰的态度也不算太出乎意料：“此案牵扯甚大，绝非一件简单的杀人案，你师弟现在在牢里反而安全，否则他若再被人灭口，岂非更糟。你不必太过担心。一切等展护卫和莫姑娘自姑苏回来之后再说，老夫可允一事，在展护卫回来之前，绝对不会过堂。如此，你可安心否？”

堂堂开封府尹能对他说出这话，作此保证，饶是萧辰，也已信了他七成。他目盲多年，早就学会自声音中分辨出各人的性格情绪，而包拯的声音沉稳有力，显然